成为所有地方的 所有人

文丨黄安澜

刚搬去纽约时,我在 Chrome 上安装了一个插件,叫做 Just Not Sorry(别说抱歉)。顾名思义,软件会在用户说出"just"、"sorry"、"I am afriaid"等委婉字眼时作出提醒,让行文保持果断。现在想来,在世间不受欺侮地向前走需要专业精神,而保持理直气壮 (unapologetic) 和果断是其重要部分。我的专业精神或许就是缺了这一块拼图,也正因此,一直都在反省,自己究竟长大了吗?怎么精神上还是惶遽不安的少女呢?朋友说是退行[1] (regression),"你的心理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整个年轻一代的普遍状态。"

从孩提时代到少女时分,总是时时歉然 (apologetic),这或许是"胆怯"或"瑟缩"的更体面说法。总在"大人"的世界里猎物般惶惶然;又在时间和尺度前自觉渺小,连最掷地有声的问询都只朝向内心。可课堂上、书本里,学习的是革命的话语,左翼的思想,纪念碑的形象。"你要讲意识形态的纠缠,或权力关系的纽结"——可这些是属于他人的。讲述他人的故事需要勇气,伦理,还有摆正自己位置的气魄。而我除了一颗看向自己的心,和暗自渴望"长大"的未来,什么也没有。

困顿之中,只能以自己的故事为出口。青春期的我在残酷面前不动声色, 只一味仰望想象中的自己在挫败后成为偶像,好安置无处投递的爱意。但一味看向自己的倒影只是消极的自恋式重演,在受害者叙事中浇筑时间的牢笼,无法抵达所期冀的崇高。我的崇高在语言里,在意识形态许诺的幻想里——在宗教般的宁静中检视语言与死亡,在废墟和业已拆除的全球化符号下检视未曾兑现的许诺。而到了某一时间点,或许是年龄的焦虑追着我跑,继续在 Fight or Flight [2] 的选择下全身僵直,只是愚蠢的作壁上观而非天真,因此,我决心要成为长大并记述一切的小女孩,在为任何行为都理直气壮前,或是怀抱足够的慈悲和训练,能合乎伦理地讲述他人故事, 甚至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3] 前,我至少可以是见证者,旁述者。

某个时刻,我意识到这个展览的所有影像,完整组成了一个成长故事 (coming-of-age story): 从自我到他人;从沉溺于软弱,到无法改变既有设置下的灵活转圜。趁二十九岁呈现这个展览,尚能名不正言不顺地扮演少女形象。一年前写:"我会从好女孩长成很好的大人吗?"展览中的我尚且只能从女孩成为面对残酷不再心惊肉跳的女孩。可往后,我会成为怎样的大人呢?

- [1] 在心理学中,"退行"是一种防御机制。指个体在面临压力或冲突时,回到早期发展阶段的行为方式和情绪反应。
- [2] 战斗-逃跑-僵住-讨好是在遇到压力、恐惧或危险事件时产生的一系列自然生理反应。
- [3] 不可靠的叙事者是一种叙事手法,指叙事者对事件的讲述并非完全可信,可能有意欺骗或无意中带有偏见。比如说谎、隐瞒信息,或偏颇视角,从而让读者对叙事的准确性产生怀疑。

黄安澜,艺术家,写作者,1996年生于广州,在都市间候鸟般迁徙(伦敦、纽约、香港)。她游走于诗歌、哲学与地下文化之中,携一系列角色掠过巨大的悲悯。她的复调叙事交织着过去与未来、虚构与现实、崇高与荒诞、纯真与暴力,结合流动影像、装置、表演等各种媒介,将个体的生命经验注入宏大叙事或批判理论的缝隙中,以此转译时常共生的爱与伤害。

黄氏曾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香港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专业,帕森斯设计学院。其展览包括魔金石空间(个展,北京),香港歌德学院(双人展,香港),2024 惠特尼双年展(纽约),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HART Haus(香港)、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个展,厦门)等。她曾获得多个资助和驻留机会,其中包括 Skowhegan 绘画与雕塑学校。其写作和翻译发表于《虚詞》、《樣本》、《黑齿》、《别的女孩》等刊物和平台,首本写作合集《殖民者之爱》于2022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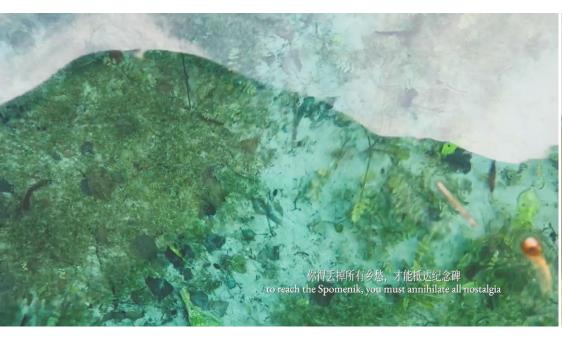




供认

2025 高清单屏影像装置、彩色、立体声 8分53秒

在去往Spomenik(南斯拉夫纪念碑)的路上,我在北马其顿Ohrid湖旁小憩,并和塔吉克人一家共同搭上了阿尔巴尼亚船夫掌桨的游船。在政治话语的缺席中,塔吉克人的求知欲迅速滑坡为"冒犯"。是否不存在一种共享的社会主义余烬?在青春、旅游经济的隐秘暴力中,谁有权为谁发声——我又该如何书写他者的故事?





视频: https://vimeo.com/1121083873

密码: magicianspace798







猎物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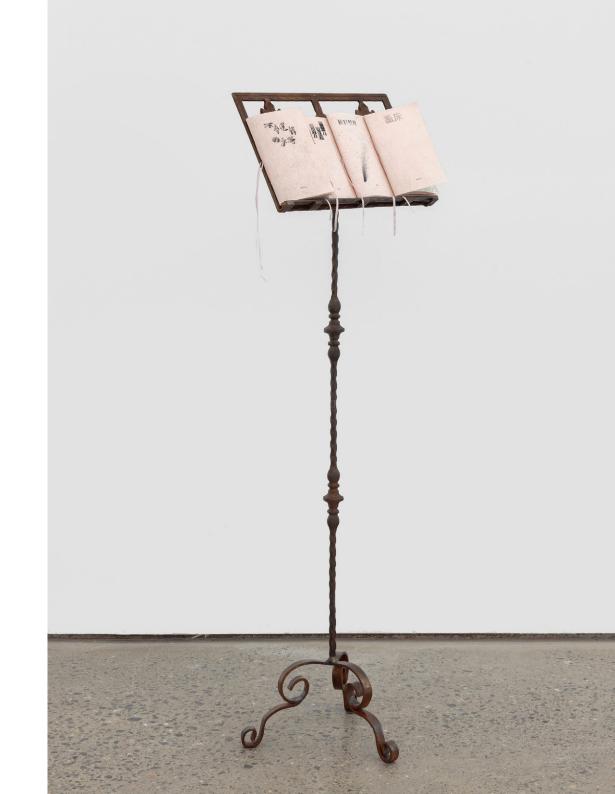
北马其顿手帕、古董捕兔夹、银吊坠、不锈钢吊坠、 植物染色双绉、手绘古董画框 30×33 cm



成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人

2025 铸铁、真丝缎带、棉线、竹尾艺术纸上喷墨打印 18×11 cm (书) 127.5×38×29 cm (乐谱架)

《成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融合短篇小说、笔记与摄影,汇聚了她在世界各地迁徙中的所见所思。本书延续了她在过往出版物与影像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角思明的自传式叙述,进一步踏入自我虚构的领域,坦率而细腻地审视了自我叙述的边界。在成长欲望与"少女形象"的消费之间,黄安澜以一种细腻而锐利的笔触,揭示了天真与暴力、能动与脆弱、爱与伤害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这些复杂交错的主题穿越文化与个体的界限,回响在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情感地带。







搬到倫敦的第三個月,家色皮膚的女孩 敲開了我的門。她問,小姐,有興趣為難人 做個慈善搞款嗎?門檻不高,比她站的平面 高出兩個碑塊的尺幅,我站在原地,少有地 俯視他人,說話也只能小心翼翼:比起捐款, 我可以加入你們一起募捐嗎?我想走過一條 條街敲開一扇扇大門。我剛剛搬來,除了寥 寥幾個朋友外一無所有,其他人的家是我的 拳本,我想知道我可以在這片土地上如何生 活。

在此之前,我的朋友其實都是「網上鄉居」,素未謀面,卻避伸出雙手擁抱我。我問D租房意見,用×的英國儲蓄卡付房租按金,撫摸在C家寄養的小貓。所有的碎片雞接起來,剛起我物理意義上的家。在最早的家里,我的童子功是用母語不斷記論詩句:近鄉情

更怯,不敢問來人。何處是歸程,長空更短 空。我的家在天光越裏,在被兩水打到軟糊 的木棉花蕊裏,甚至在漆晨三點 @ train 的卷 鼠氣味裡,可倫敦不是我的家。倫敦或許也 不覺得我屬於這裡。

偶爾迷戀房產法。最無訝「逆槍侵占」 一一佔有這片土地後,要經過多久時間,這 樣的生活才能屬於我?我幹脆把家打開,讓 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關入。他們會替我編織 起屬於自己的故事嗎?他們的生活會成為我 的範本嗎?又或是一同處於滯空狀態:其實 也可以且歌且行,永遠漂浮,不融入這裏的。 而你,我的朋友,你又將如何度過此生?



ent

The vending machine took precisely 40 seconds to dispense the coffee, and locating whiskey would consume even more of their time. Before their scheme, Siming had sworn off drinking, so naturally, she wouldn't know where to find alcohol off the top of her head. Holding a cup of coffee in each hand, Siming strode forward, her head held high. Fortunately, their early arrival at the station meant they needn't worry about missing the train. But where had Lily gone? She was no longer seated where Siming had last seen her. Perhaps she had taken it upon herself to carry their luggage to the platform, a gesture of care for Siming, who was still finding her footing in this unfamiliar territory. Siming felt a twinge of disappointment but continued walking, her mind entertaining an image of herself playfully seeking Lily's attention and asking to be pampered: "You're so good at taking care of others." As she neared the platform, a sense of incompleteness washed over her.

Where could Lily have gone? Siming scanned her surroundings, both ahead and behind, but found no trace of the girl who stood at the same height as herself. Could she be in the smoking area? But where was that?

Admission and fail discounts to events, attractions, tours ウメヲウィ茹レィョイシ





展览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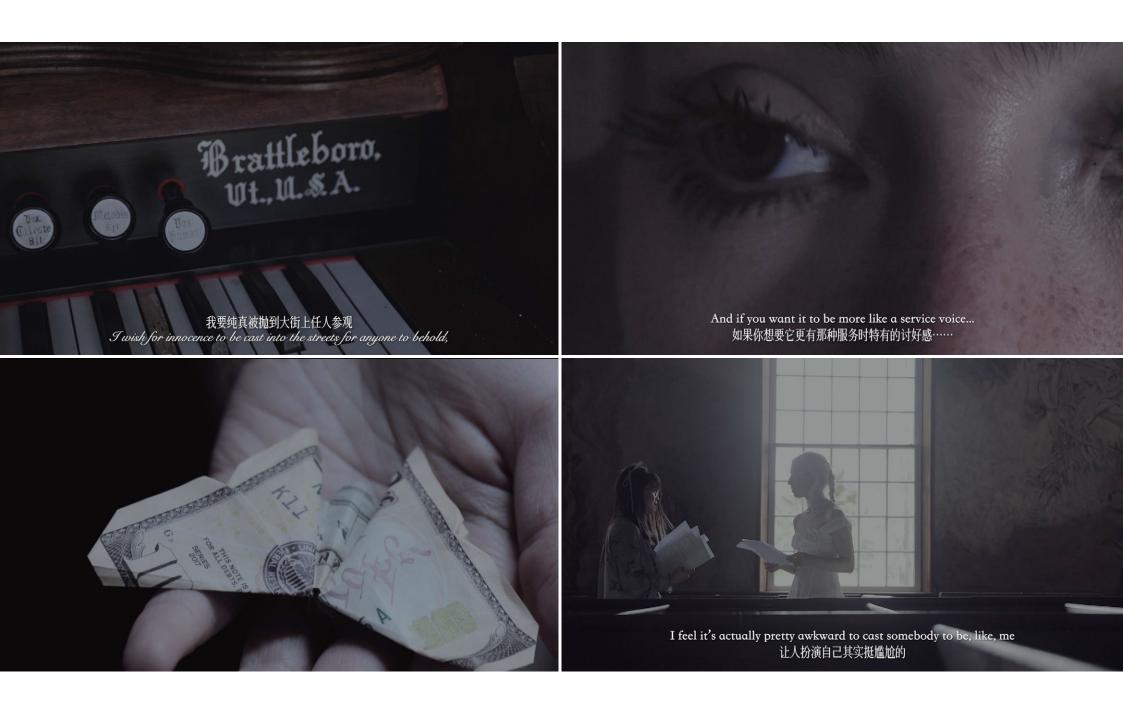
渐强音

2024

数码及超 8 胶片转数码、高清单屏影像、彩色、有声 14 分 04 秒

"这教堂里永恒的壮丽或宁静,似乎只有在我不在场的时候才能实现…那个娇小的黑发女孩永远无法融入这里。"——不,告诉我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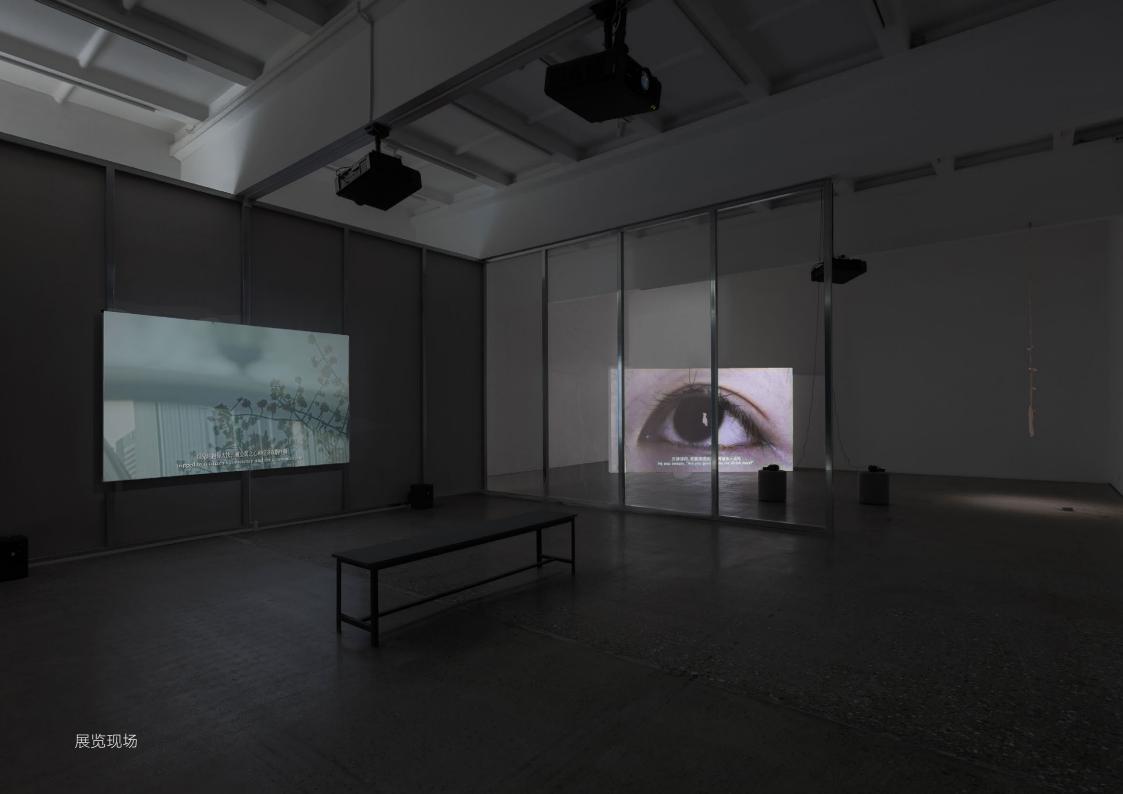
从头说起吧。"我不属于这里"的说辞只是掩饰。实际上"我的叙事"才不属于这里。或者更根本地说,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母语都不属于这里——谁要在缅因州的深处听用中文讲述的悲伤呢?因此,我邀请了我嫉羡的艺术家朋友:在过往做脱衣舞娘时,她总被美国客户视为在地的"天真"象征。在我们残酷的坦诚里,我们彼此凝视、抛出指引,又走进彼此的焦虑和失落。让她扮演我并感受我的痛楚——是演绎"文学翻译总是一种政治行为",还是我一厢情愿又轻佻的,对悲剧的恋物癖?



视频: https://vimeo.com/1121036925 密码: magicianspace7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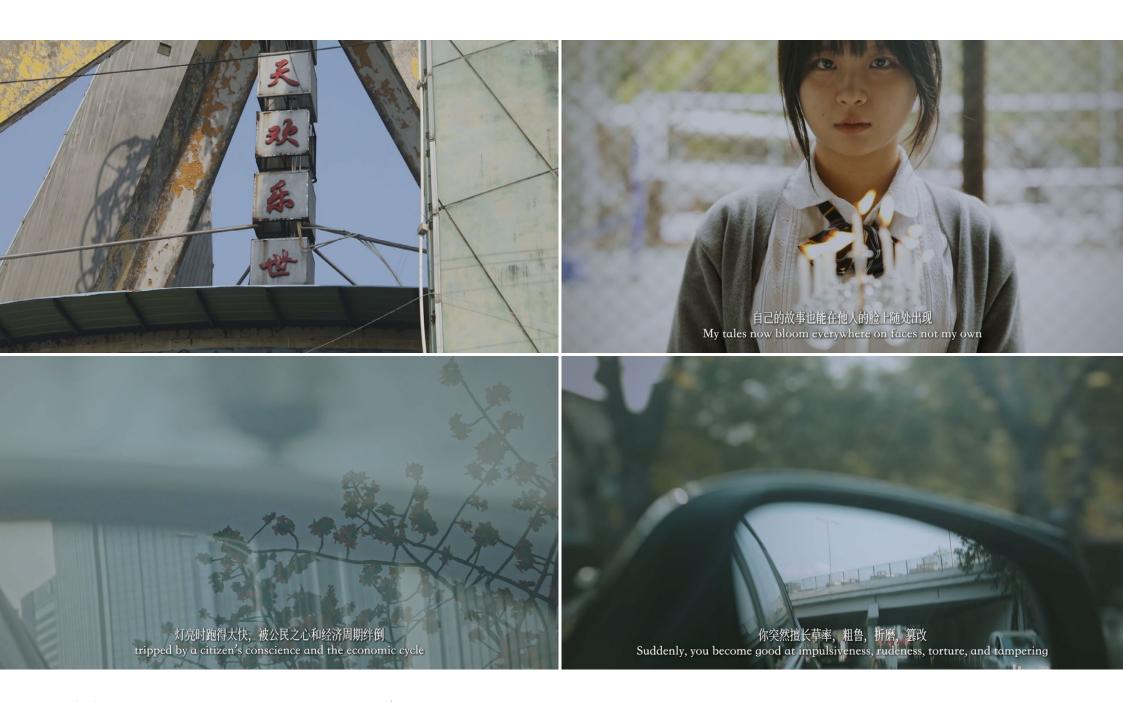


亲爱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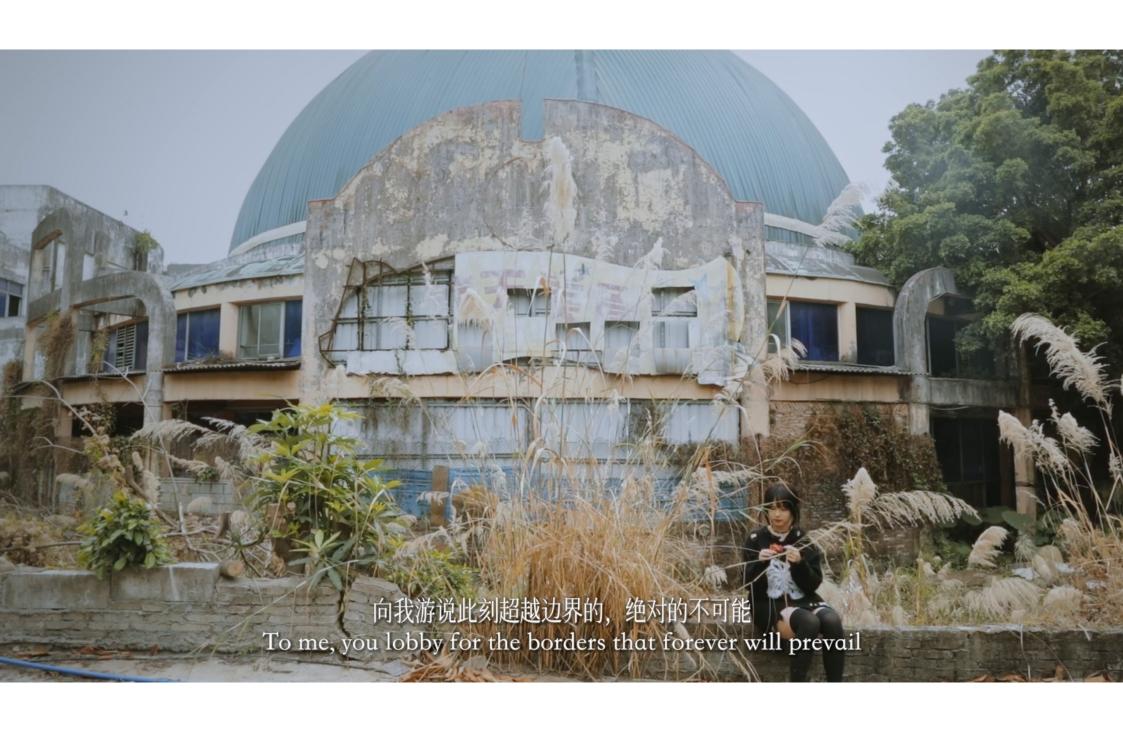
2024 高清单屏影像、彩色、立体声 11 分 24 秒

喜欢和纽约、伦敦的朋友讲,家乡的行道树总是在春天落叶——后来发现自己喜欢揣摩的是他们脸上难以置信的神色。也是在不久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深深迷恋的都市景观和速度,也和世界有着相似的时差:美苏太空竞赛早在八十年代达到巅峰,而家乡的农民,却晚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才开始集资建造"航天奇观"。长大一点,春游路过;再长大一点,奇观被废弃,等待地产商接手后,发现大家都路过。

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姿态回看过去,才得以不美化记忆,同时也不被乡愁吞噬?当我试图抽离自身视角,让一个比我小十岁,正就读于同一所中学的演员替代我检视那些时刻时,一切仿佛又塌缩成审美、景观、符号学。是否存在一种"重演"的路径,能够超越纯粹的审美机制?我们与世界的时差,又真的会结束吗?



视频: https://vimeo.com/1121039291 密码: magicianspace798







2025

皮制装帧上贝母、艺术纸和硫酸纸上数码印刷、不锈钢板、 丝绸、棉和聚酯纤维绑带、手工染色蕾丝绑带 19.7×13.2 cm (书) 尺寸可变





《殖民者之爱》收录作家、艺术家黄安澜 2020 至 2022 年流离于上海、北京、香港、美国期间书写的 75 首诗和 24 篇散文。简而言之,这是一本逃跑之书。

安澜玄妙地将她对地缘政治和种种社会议题的质询,对私域和公域中的官能革命的审视,包裹在了一个以"思明"为主人公的,充满粒子化的洋娃娃和珍珠色的蝴蝶缎带的世界里。思明拌着树莓和奶油将"革命和鲜血"暗渡陈仓,在宠物犬雪光般的纯净叫声中将"死亡和拘禁"走私。

这些节制、隽永,如蝴蝶的幽灵一样穿行于中文和英文,纪实与虚构,言情和政治之间的文字,将后疫情世界里种种光怪陆离的人间事绵密地标注于宇宙的星谱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如此透明纯净、倾囊而出。又如一座集自爱与自戕于一体的情感雕塑。被小刀篆刻的,是安澜所代表的,我们这一代人走失的身份标签。在她洛丽塔粉色蓬蓬裙下,原来装满了刀具和非法打捞的淡水珍珠,还有花圃、悬崖、良善与雷电。





will there be a nightmare without our recurring kisses from a diship with a growth well-tempered enough sometimes makes no noise sometimes makes no noise to dover up my screaming as cleaning up a murder scene more concentrated than the gentlest foreplay

we held our unbiased bias broke my most endearing glasses you endorsed me for being wounded i am the wounded: on those pieces I kneeled down and down and d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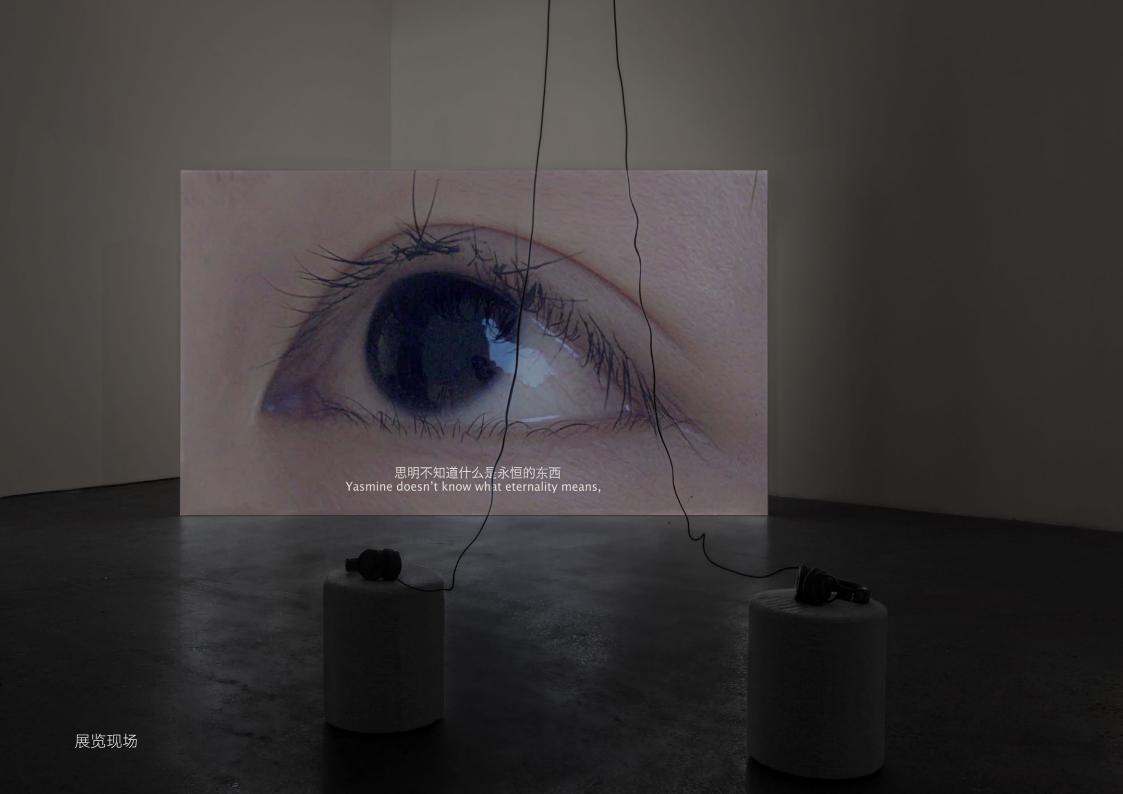
and in

(-)

while the unexplored has been explored

学习广袤大陆中的历史学谱系 没有河道, 只好改乘火车 雪还来的太早 你说我来得太迟

如果季节注定无法跨越 何妨不告诉我 不必闪转,再自顾自认养所有郁悒 谁戳破幻象又能被原宥?



Her Love is a Bleeding Tank

2020 高清单屏影像、彩色、立体声 5分31秒

Her Love is a Bleeding Tank 是一首影像诗。虚拟的叙述者"思明"从来不是真正存在的实体,却投射了我所有关于纯真却热烈的回忆,是一切不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浪漫主义的化身。她似乎只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孩,不够大胆,时常张惶,也从未真正踏出梦想中成为少女偶像的那一步。眼睛是剧场,我重播她的一生,并用这个身份试图回溯真实与虚构,爱与克己的关系。



视频: https://vimeo.com/1121035659 密码: magicianspace798







Your Farnest Fond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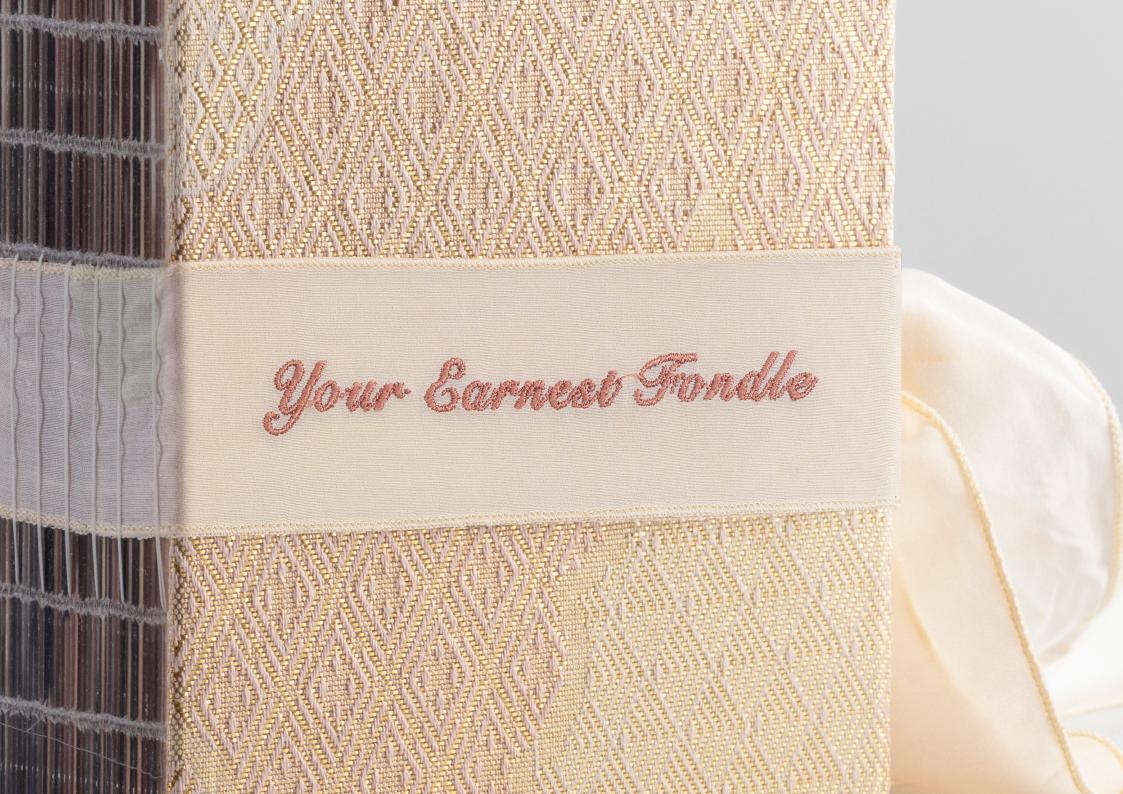
2025 佐贺锦袋带、艺术纸上数码印刷 21×14.8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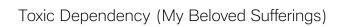
思明在对外解释的时候喜欢说,她最终没有成为偶像的原因是她的手。基因决定了她的手无法变得柔若无骨,是丹霞地貌般的奇观。她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生物信息,能够如何成为传递爱与关怀的介质,故只能压抑着,默默作为普通人的一员生活着,对外隐藏"成为偶像"这种不足与外人道的愿望。这一次,她(我)遍历了2013至今的十万张iCloud照片,收集了约672张包含了自己的手的特写图片,代替无法回到香港的我参加在深水埗街市前举行的"卡车展览",邀请街坊参观、抚摸,所有的生物化的苦痛,像是召开我永远无法实现的握手会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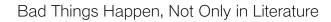




2025 热转印涤纶上刺绣和丙烯转印、手绘古董画框 36 × 23 cm







2024 植物染色双绉上刺绣和丙烯转印、鸽羽、 手绘古董画框 18×14 cm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我一直在练习失去

2023单频影像装置、彩色、立体声2分11秒

总会无端就开始思考保存,分类和修缮"遗迹"的概念,特别是那些不被爱的弃置物。有些时刻,我差点自我诊断为囤积癖,但很快意识到自己只是病态依存症的患者。为此我羞愧难当。

2020年某天,我偶然打开淘宝,被某个粉色的,城堡形状的乳牙盒一瞬间击中,差点掉下泪来。 光是想想这么完美的物件,能这么轻易地被大量生产,并在公共空间流通,就幸福得要和肥皂泡一样飘起来:这个世界竟然有这样的角落能轻而易举地承载我收藏的遗迹。三年以后,我终于重新检阅那强烈的一闪的幸福和泪水:琥珀、乳牙盒、(维多利亚)眼泪瓶、标本盒……也许,也许还有我对解离和自伤的玫瑰色想象。



视频: https://vimeo.com/1121108225

密码: magicianspace798